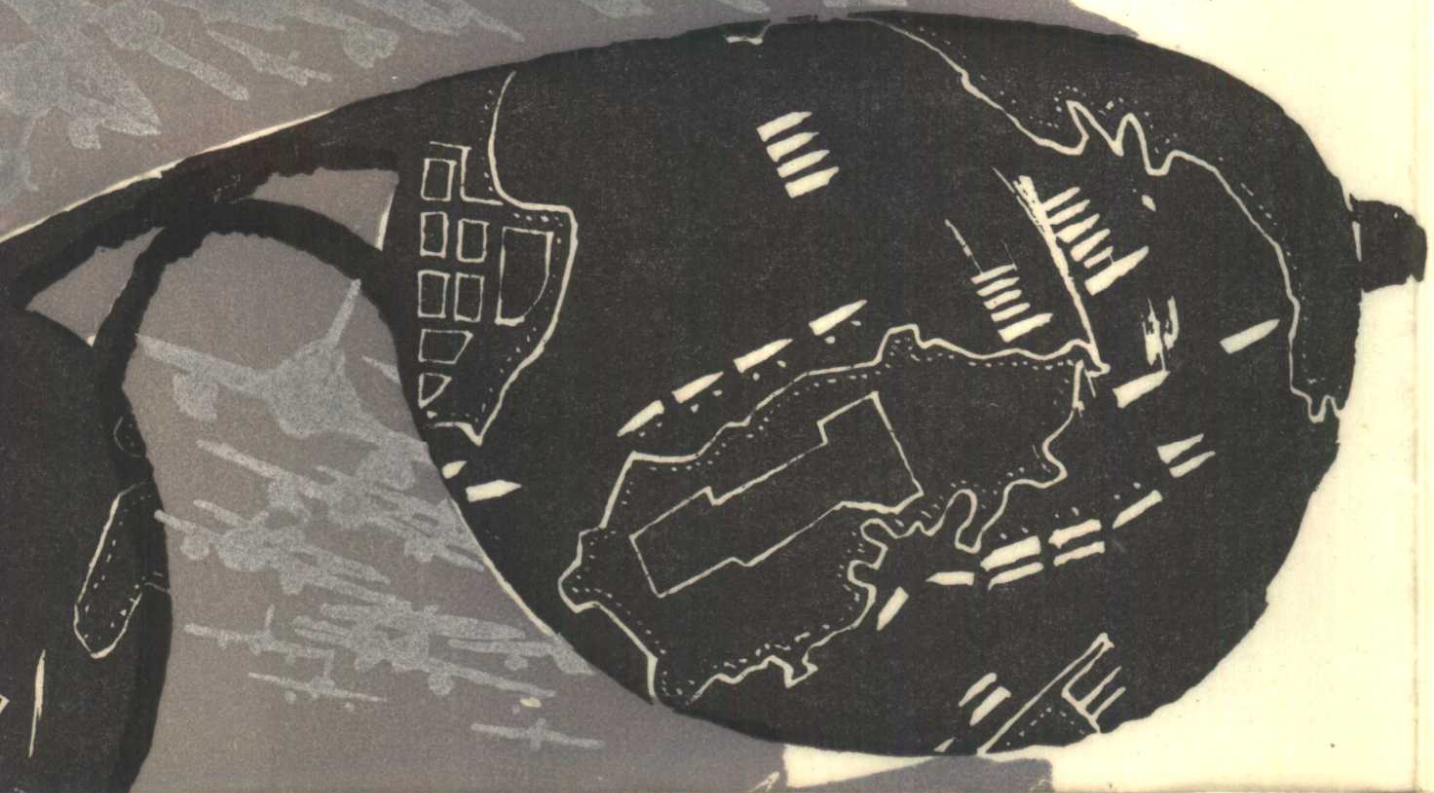


潜伏珍珠港

一个日本间谍的回忆

〔日〕吉川猛夫 著
巩长金 译



潜 伏 珍 珠 港

——一个日本间谍的回忆

〔日本〕 吉川猛夫 著
 巩长金 译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1 9 8 6 年 · 北 京

潜 伏 珍 珠 港
——一个日本间谍的回忆

[日] 吉川猛夫 著

巩长金 译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9印张·207千字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85·146 定价:1.80元

译 者 的 话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夏威夷时间：十二月七日）清晨，当日本的“和平”使者还在华盛顿“谈判”的时候，日本的海军航空队未经宣战，即对珍珠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突然袭击，击毁击伤美国主要舰艇十八艘，飞机二百六十余架，使美国舰队遭到惨重损失，从此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这就是著名的“珍珠港事件”。

偷袭珍珠港、不宣而战，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略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珍珠港位于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的瓦胡岛南部，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陆海军基地，也是美国和远东、西太平洋之间的海上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日本为了达到在初战中挫伤美军锐气，改变日美双方的海空军力量对比，夺取制海权和制空权，以便放手侵占南洋各战略要地的目的，才处心积虑地策划了这次偷袭。

偷袭珍珠港，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亲自策划和指挥的。为了确保偷袭成功，日本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了假和谈的策略，在军事上秘密地进行了周密的计划、训练和部署，但能及时而准确地为日本大本营提供珍珠港内美国舰艇情报、使日本海军航空舰队偷袭成功的，则是被誉为“夏威夷作战的无名英雄”——吉川猛夫。

吉川猛夫即本书的作者，是个退役海军少尉，当年二十八岁。他以驻檀香山总领事馆“书记生”的身份做掩护，化

名为森村正，潜伏在珍珠港，出色地完成了为日本海军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

作为退役海军军官的吉川猛夫，尽管不是职业间谍，但他胆大心细，应变能力强，从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偷袭珍珠港的海军第一航空舰队草鹿参谋长在回忆中说：“由于军令部及时通报了来自檀香山的情报，才得以及时了解了珍珠港内的敌情，使奇袭获得了成功。”横须贺航空队的指挥官说：“在关键时刻得到了‘代号A’（吉川代号）所提供的准确情报，因而对美国舰队及瓦胡岛的敌情了如指掌。”甚至英国的著名谍报史作家——理查德·肯迪也夸赞说：“吉川猛夫善于乔装打扮，有时他化装成观光旅客，挎着美貌的艺妓，驾车遍游瓦胡岛；有时化装成声色犬马的花花公子，沉溺于酒楼，拈花惹草、寻欢作乐，以迷惑对方耳目；有时他又化装成卑贱的奴仆、菲律宾的码头工人或夜总会的帮厨，去直接窃取情报……他向东京汇报的大量情报，都是由他身临其境搜集来的有价值的情报。”

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托兰在他所著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一书中写道：“那些用了很大功夫监视那位无辜牙医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却没有怀疑日本领事馆内的一位下级官员森村正，实际上他正是日本帝国海军的一个名叫吉川猛夫的特务。”

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今天的世界并不平静，战争的因素仍然存在，所以，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内幕，对研究战争规律，在和平时期提高我们的警觉，仍有一定的价值。

本书作者虽如实地叙述了他从事间谍工作的亲身经历，但由于其世界观的限制，未能充分揭示太平洋战争的实质和

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且对情报工作也有夸大之处，希读者在阅读时辨识。

限于水平，译文中难免有疏漏之处，希多指正。

（本书根据日本“朝日有声杂志社”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初版发行的袖珍本译出。）

1986年

前 言

“东风、雨”，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政府向驻外使、领馆广播的隐语。它的意思是：“日本已同美国进入交战状态。”

当檀香山总领事馆听到这一隐语时，日本的空军已对珍珠港投下了雨点般的炸弹。当时，我正作为一个间谍潜伏在珍珠港。

本书内容，如实地记录了我潜伏夏威夷的十个月间所进行的间谍活动，还回顾了我以从事谍报工作为中心在战前战后的经历。我所持的观点和回忆尽管是一孔之见，甚至有某些错误，但我还是愿意把这些情况如实地写出来。

从当时的形势来讲，日本并不单纯是由于军部的独断专行而投入战争的，而是由于在日本缺乏足以防止战争的权威人物和民意，才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狂热的战争。全体国民除极少数人外，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在前方或后方从各方面为推动战争而倾注了全力。这是一个人人认为除此以外别无他路可走的时代。我也是协助这场战争中的一个，而且是一个具有特殊体验的人。但我既不是从一开始就理解这场战争而心甘情愿地充当了间谍，更不是自己主动去要求承担这项特殊任务的，我是被潮流胁裹着走上了这条当时认为是日本非走不可的道路。

常有人问我：充当间谍的动机是什么？这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解开这个谜，我想只好先谈点离题的话，把我从出

生成长到参加海军为止的一段经历写出来，或许能从中找出我所以走上间谍道路的必然性。

过去，我在撰写文章时，曾被人谴责过：连战胜国的美国都未对此事提过只字，而你却如此泄露国家机密，真是岂有此理！所以，本书一旦出版，肯定还会受到来自各方的责难，但我认为，现在日本既然下决心要抛弃战争，那么，把日本过去的机密亮出来，供人们去进行总的忏悔和反省，岂不是很有必要吗？

如今，日本的一切情况都较战前大有好转，但残留在人们心目中的战争创伤，仍以反省、悔恨、憎恶、悲愁等各种形式折磨着每一个人。我也是饱尝这种人间苦恼中的一个。

书中所列电文，均系本人所发，而又都是被美军截获破译过的，现在只好把它再翻译过来。尽管个别处漏有二、三字使电文有所不全，但丝毫未走原意。因为这是我倾注心血拟就的电文，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着，可以说，这是日本现存的唯一的一份资料。

最后，愿对为本书出版给予帮助的“讲谈社”小松道男先生及为本书提供资料的富永、古森和萨纳·迈菲夫人等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昭和三十八年十一月六日

著者于东京临时寓所

替个人介绍日本间谍的回忆

〔日〕青川猛夫 著
金长 译

情报出版社
出版

解

底特律号

拉曼号

犹帕号

索利斯号

内华达号

芝加哥号

田纳西号

马尼拉号

威克拉何马号

油船

加利福尼亚号

奥格拉拉号

高伦娜号

新奥尔良号
旧金山号
圣多明各号

五

目 录

第一章 一封辗转而来的信.....	1
1. 在古光庵	1
2. 一封美国士兵的来信	4
3. 我的童年和成长	9
4. 参加海军	17
5. 回乡疗养	23
第二章 太平洋上风云急.....	26
1. 在海军军令部	26
2. 青春	32
3. 熟悉美国情况	36
4. 准备	43
5. 搭乘新田丸赴美	48
第三章 珍珠港.....	52
1. 到任	52
2. 夏威夷概况	55
3. 巡游各个岛屿	61
4. 开始拍发电报	68
5. 日本决心开战	73
6. 夏威夷的气象	77
7. 驻夏威夷的美空军和陆军	84
8. 来自日本的密使	89
9. 十一月份的活动	94

10. 给潜伏间谍送钱	101
第四章 决定命运之日迫在眉睫	109
1. 十二月份的活动	109
2. 最后的一封电报	117
3. 袭击珍珠港之日	123
4. 软禁生活	128
5. 特殊潜艇	132
第五章 被扣留	138
1. “勿忘珍珠港”	138
2. T 三角牧场	147
3. 雕刻	153
4. 受审	158
5. 离开三角牧场之日	167
6. 脱险	172
7. 航海	177
第六章 国破山河在	181
1. 归国	181
2. 寻访昔日女友	185
3. 审问俘虏	193
4. 山本司令长官阵亡与密码	202
5. 开战前的日本密码	207
6. 大势已去	223
第七章 战后篇	229
1. 逃亡	229
2. 家乡	234
3. 战史	244
4. 与 CBS 签订拍片合同	253

5. 拍摄.....	258
6. 漫步檀香山.....	263
7. 归山.....	269

第一章 一封辗转而来的信

1. 在古光庵

清晨在古光庵一觉醒来，已日上三竿。核桃树影已照上拉窗，大概已过十点了。

“今天看来是个好天气，该练练功了”！我自言自语地说着，一骨碌爬起来。两三天来一直下雨没能练功，手腕直发痒。

我的所谓练功，就是“撒手剑”——象投棒球那样，使尽全力，把剑投出去而已。

我所用的标靶是一个用厚木板块拼起来的靶板，宽二米，高三米，上面敷草席，中间画着一个直径约三十公分的同心圆标，从十步或十五步远的地方向它投掷。剑锋的威力可以穿透两张旧榻榻咪^①，足以把人刺死。所用的剑是两头磨成锋利尖的、象是一根粗火筷子。根据不同的距离，可使任何一个尖头命中靶，

要问我为什么对“撒手剑”抱有兴趣，因为我觉得所有需要技巧的体育运动，其功夫之高低，皆取决于出手的一瞬间。因此，运动员为了掌握这一瞬间的技巧，不惜长年累月地苦练功夫。特别是“撒手剑”，尽管它属于原始性技巧，

① 榻榻咪，日本式房间里铺的草席，厚约五厘米。

可它更含有必须在一瞬间决定命中与否的要素。

庭院里长满了苔藓，吸饱露水，翠绿如茵。枫树已吐出略带红色的嫩芽，胡枝子芽则闪着银光。我用左手大把抓着十根剑，顺着庭院的点景石向练功场走去。在距离靶板十五步的地方站稳脚步，面对标的，沉心静气，进入万念俱空的意境。

然后，右手拿过一只剑，摆开架势，刷地投过去，只听剑在靶板上“咚”地一声，正中标的中心。不论从准劲还是从势头来看，都很满意。因为第一剑命中得好，接连投出的第二、第三剑……也会顺利地命中，在靶心上排起了剑束。

“今天早晨的势头真不错！”我心中暗暗为自己本领的长进而高兴。

一般说来，撒手剑命中率的高低取决于当天的精神状态。通常在十五步的距离上，有把握达到百分之八十的命中率；距离越远，命中率越低。因剑是旋转着飞去，有时投掷不准，剑身碰到靶板而不入，便吧嗒一声落下来；有时因碰撞的角度不够，尽管命中了标的，但剑身也会无力地耷拉着。

这种无聊的游戏，说起来也只能算是中学生的兴趣。因此，当初妻子就常皱着眉头说：

“你总是闹些孩子玩艺儿……太危险，算了吧！”

可我仍旧是一本正经地练，而且还锻出剑来，用心加工研磨，已经秘藏了几十根。日子久了，正在上中学三年级的儿子也跟我一起练起来。

前面提过，“撒手剑”的中与不中取决于剑离开手掌的一瞬间。剑一旦离开了手，再也无法纠正，不管你如何想命中也无济于事。这种出手的微妙功夫既无法用理论来说明，又无法用口头来传授，只有在距离的测定、撒剑的速度、旋转运动和方向等方面的技能齐备而凝聚到一点时，才有可能命

中。恐怕电子计算机对于这种计算也无能为力吧？但是，人的灵性，就能在这一瞬间计算完毕，并有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命中率。

我就是要通过“撒手剑”，来开拓出这种灵性。

投出去拔回来；拔回来再投出去。如此反复多次，直到浑身冒汗，才能进入佳境。

一个初春的早晨，我正在练功，突然听到妻子的喊声：

“他爸，来信啦！”

“哪儿来的？”我仍旧凝视着靶标，回问了一句。

“谁来的可不知道，好象是从美国来的。”

我想把手中剩下的剑全部投完，可是心一散，一只也没命中。

我把露出一只膀臂的袖子穿上，回到庵内喝起热茶来。

“是影迷的来信吧？”

“好象是。密密麻麻写了那么多，简直叫人看不懂。”

“也有外国的影迷给我来信，也算了不起了吧。哈哈……”

“在一些无聊的事情上出了名，反倒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前些日子有个来灌汽油的客人，说什么：‘太太，你是夏威夷出生的第二代^①吧？你是和你家的主人在那边结的婚吗？’真叫人……”

“那有什么关系？谁叫你的脸相不象日本人啦！”

“不嘛，都怪你写些无聊的东西。”

妻子的脸相的确不象日本人，儿子在出生后不久就生了

① 第二代：指美籍日裔的年轻人。

一脑袋烦人的疖子，到小学要毕业的时候，头发的颜色都变成了茶色。这样一来，妻子就更被人看作是混血儿了。这种望风扑影的说法一旦传开，就很难消除。每当我带着家属出门的时候，总是被人挤眉弄眼、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尽管附近没有人怀疑我和我的妻子不是纯粹的日本人，可是由别处来的人，往往会把我在夏威夷呆过的事和带有异国情调的妻子的脸联系起来，武断地认为她是混血儿。

“你好好看看这封信吧！”

妻子一直在旁边望着，可能因为看也看不懂而死了心，把打开的信放在桌子上就走了。

2. 一封美国士兵的来信

这封信的寄信人是个陌生的美国人。在一个小型信封上，写着没有把握的收信人地址，而且信封已经弄得有些脏了。它给人一种象是经过各地的辗转转递才送到这里的的感觉。这五张信纸的正反两面都写得满满的。在另一张纸上还用钢笔画了两个士兵的肖象，甚至连绿色的背景都着了色，其中的一个，就是这封信的寄信人。

从这封信可以清楚地看到袭击珍珠港当天的一个侧面，所以我愿忠实地将全文译出。

吉川先生：

我在这封信里所要谈的，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件事。一九四一年夏季时，我是夏威夷希卡姆机场的一个空军飞行员。有一天，我曾同我的亲密战友得克萨斯州出生的霍纳中士一起。在约

翰罗杰斯机场进行了十五分钟的飞行训练。训练完毕后霍纳中士因有事先走了，我一个人信步走进了机场食堂。我记得，就是在那个食堂里遇见了你——当时，我看见一个日本人（至今我还相信那个人就是你）坐在柜台东角的一个餐桌正在吃午饭，我也坐到了那里了。

我和那个人（就是你）谈过有关轻型飞机和飞行的问题。我还记得那个人的肩上挎着一个带皮盒的“莱卡”牌照相机。吃完饭后那个人还在食堂外面给我照了相。

你还记得这些细小的事吗？当时我曾对你说过：我的战友是个高个子得克萨斯人，长着一副结实的四方脸，有一双大手，他为人开朗，就象个孩子。他信奉基督教，不论走在哪里，身上总是带着《圣经》，今天因有事没来。我还说过我驾驶的是一架“卡彭特号”教练机，在多勒的菠萝工厂上空做了盘旋飞行的训练。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原《檀香山明星报》编辑利雷先生给我寄来了剪报，在这张剪报的报道中有下面这样一个标题——“关于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军空袭珍珠港时的日本副领事森村正的间谍事件”

我读完这篇报道便想起了你。我清楚地记得曾在机场碰见过你两三次。

我现在已经四十二岁了，霍纳中士已在空袭的第二天即八日死在皇后医院。空袭那天，他是在希卡姆机场的第十一和第三飞机库之间遭到轰炸的，